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五諧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一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昌黎集

原道　安溪云韓子言道其論仁義之意甚美其觝佛老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疊之所在此可謂輕措古人不自知其膚畧者歟夫道之裂也必有

一人始為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為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氏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説自老氏雜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歟三代之下為夷狄之人老氏當之歟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

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無為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于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于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詖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益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

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譏也博于愛宜于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歟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歟曰惜其于性詳于三而畧于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畧于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曷譏焉于道豈獨粗傳爾乎　魚豢魏畧

西戎傳載臨兒國在天竺城中葢據浮屠經言之浮屠見於中國載籍所昉也㳟之言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葢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列號今載三國志注中由是言之但非斥老子而佛氏固在其中矣

博愛之謂仁四句　破原字

仁與義為定名二句　昧其定名遂使異端冐其虛位

此原道所以作也

老子之小仁義至一人之私言也　此段雖單闢老氏之說然佛氏所謂道亦去仁義言之葢老佛二氏實相為源流公之首闢老者探源之論也

周道衰至其孰從而求之　此二段伏後當火其書後之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　所以作原道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求端訊末點出原道眼目

古之為民者四至今之教者處其三　此段伏後當人

其人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患生而為之防　公言

令其言曰至而民不爭　私言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至則誅　公言

令其法曰至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　私言　清淨寂滅此晉魏之佛欲治其心則梁隋之佛也

帝之與王至所以為智一也　公言

令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私言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民焉而不事其事

佛書之精者皆出於老子而濟以莊列之辨其怪幻則自為也故每層附見於闢老氏之下達摩西來直指心體不立語言文字又其再變故最後闢之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此又發明道之必不可外仁義

以之為已至廟焉而人鬼饗　仁故順而祥愛而公義故和而平處而當此四句對老氏說老氏外仁義以治

身治世下四句對佛氏說佛氏以死生鬼神之說愚天下而不本於仁義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鎖住公私醒出原字

軻之死至語焉而不詳　明已文不得不作　不精謂荀不詳謂揚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末　括盡前文無點滲漏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塞止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如是則流行矣

原性　皆是也列以三品則非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樞合樂記及伊川顏子好學之旨

性之品有三　氣質之性

而其所以為性者五　天命之性

上焉者之於五也至反於一而悖於四　周子謂誠者

聖人之本即主於一也少有少反與下二字尚有病在同此一也後儒謂有拘焉蔽焉者得之　主於一者仁義禮智皆根于信而實有之此所以善也少有少反於一者不能至實而極信也故仁義禮智皆混雜而不純此所以可道而上下也反於一者無實德故仁義禮智皆悖此所以惡也

上焉者之於七也至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動而處中發而皆中節也　甚過也亡不及也言雖有過不及

而能求中也　直情而行者拘于過與不及而不知返情之於性視其品　性善則情善情善則性善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以下　皆言氣質之性不可一槪以完三品之說

叔魚之生也至人之性果善乎　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君子道其常此三人者葢千萬人中之變奈何据以疑孟子之說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至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此一

段又言人性雖有上下而下者猶可制是其所受之正而不同於物者以終為性者五之說　將已說與孔子融通為一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至末　又特闢佛老以虛無言性之誕其謬妄又在荀楊諸子上矣

原毀　毀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怠節節搜出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誠哉君子之用心

息與忌之謂也　此句是原

將有作於上者　暗收古之君子

原人　宏肆　即以發明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數語之意　只就發端三語變出無數層折賓主相形

波瀾洶湧

聖人一視而同仁　博愛之仁

篤近而舉遠　行而宜之之義

原鬼　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為一原道為二原人為三

原鬼為四原毀為五

行難　求備於一二人而又不思廣求其人以自輔是則名為好士卒無一士也以其從而不改故曰行難行字當讀平聲

某與其可人也　注可或作何按當作何為是葢不知者因下引管子事而妄改也任之誅之亦指他人非陸自引為已罪攺正之云亦非

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　缺其少似言人材未盡

足以備用不謂一人之身　本譏舉其少而鈌其多曰鈌其少者益遜辭也

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固然言理則如此吾敢求其全似馬知賢才而舉之之意

雜說四首第一首　只兩意反復

然龍弗得雲至信不可歟　直接皆所自為一覽可盡矣有此一層乃反復馳驟

第二首　脈不病紀綱不失則得天矣

第四首　此言士待知己者而伸在上者無所辭其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翻轉說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抉入一層

策之不以其道以下　不當其任不盡其用總歸於不

知人

其真無馬邪　有無二字前後關鎖

獲麟解　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李習之亦書一通

與人極歎為佳　德與形本只兩意翦作四段層疊曲

折轉變萬千　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換

麟之為靈昭昭也　麟字含下第二段知其為麟靈字含下第一段祥字昭昭含下數段中不可知

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中暗藏德字與形字對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第一段之知知其為祥

不可知其為麟也　第二段之知知其為麟

角者吾知其為牛四句 隨手生變

惟麟也不可知 應第二段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應第一段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應不恒有二句

聖人者必知麟 又應第二段 言必有明君出而用之

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此又應第一段 世得云知其非不祥者由于知其為麟也疊一麟字省一知字

師說　世得云無貴無賤見不當挾貴無少無長見不當挾長聖人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見不當挾賢後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師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師為恥巫醫樂師百工是無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師為恥而語勢錯綜不露痕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二句伏中二段此古之學者所以異於今時也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至其皆出于此乎　聖人則

生而知之矣然猶以道之無窮不恃其聖而必師之求
況學者而否焉有不終于莫解其惑者哉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至其可怪也歟　二段即師道之
僅存于世者反覆曉析見不當拘于時也　上愚盖愚
統言惑之不解此二段中恥焉惑矣未見其明智反不
及就拘于時一節斷之
則羣聚而笑之　拘于時下落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　應無少長

位卑則足羞二句　應無貴賤有下句道理方穩足

聖人無常師至如是而已　又舉孔氏以實之能行古

道之進學者惟道所在而無常師則道業兼該可以至

聖無不通之域不當以為可恥

進學解　有輕世肆志之意然怨而不怒亦無媿詞

業進于勤　對學與文

行成于思　對言與行

蓋有幸而獲選　此句伏解

孰云多而不揚　此句開解

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不明不公在側面反點

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至可謂勤矣　此段是學

觝排異端至可謂有勞矣　此段是言

沈浸醲郁至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此段是文

下逮莊騷四句　上則其所規模此自謂直與之並者

也

少始知學至可謂成矣　此段是行　以上四段發明

多字

左右具宜　請以三千人入蔡自取元濟及折王庭凑非具宜乎

昔者孟軻好辯至其遇于世何如也　得為孟荀後何待於世自解亦自慰也

令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　收前四段此非其幸歟　應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不遇者名高則不公不明之失

重矣妙有含蓄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至末　就匠氏醫師反

收暗用四段配前學文言行妙在錯綜無迹

守戒　似為董晉鎮宣武而作汴居淄青淮蔡之中南

北二寇所窺伺所謂介于屈强也幕中之辨反以為叛

其斯文之謂歟　知備隣道則知所以制禦叛亂將卒

者必有先事之圖矣身處軍中又有難于盡言者故雖

設兩喻下皆就隣道戒之而以乘其便暗藏一半

諸侯之於天子三句　故相出鎮而僅同于不侵不叛之臣豈所以報天子哉

知猛獸之為害　此隣道之呑噬於外者

知穿窬之為盜　此叛將之窺伺於內者

介於屈強之間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所謂屈強之間也

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　謂董晉

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　晉輩材力既不足又不先

事而思一旦有變其不為鹿之見殺于豹者鮮矣公云
不足為者稍遜其詞耳
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　便者內變作而外侮乘
之也
賁育之不戒四句　材力足而不戒者如是下喻又見
陸長源以下皆不足用晉死而公亟行見之早矣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得人豈倉卒可圖先
事而思莫急于此矣　雖為董晉言之然亦未見有將

佐無人而可以成功者

圬者王承福傳　借題諷刺學楊朱之道一段正行文變滅不測處腐生則以為非昌黎不能衷之大道矣

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直敘起

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先伏中間主意以下皆述其言

任有小大六句　先一挈

取其直雖勞無愧　發明自得

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至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　議論中間夾此幾句敘事行文方不直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至雖聖者不可能也

翦作兩段　此段是諷當世之人本不足以畜妻子而

紛然智小謀大明殃禍皆所自致也

益賢者也　此句正

然吾有譏焉　此句反

謂其自為也過多至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此段

迂其旨晦其辭欲擒故縱也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至其亦遠矣

收拾中間　世得云以喪其身應獨善其身句

後漢三賢贊三首　贊後漢人即用後漢文體　體似

古樂府祠洛陽令王君哥

王符為鄉人所輕　本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

為鄉人所賤

述赦之篇三句　潛夫論本傳著其五篇曰貴忠曰浮

侈曰實貢曰愛日曰述赦述赦尤善可以革古今之通
弊故公獨取之
仲長統　三句一韻
論說古今三句　本傳簡撮其畧載者三篇曰理亂曰
損益曰法誡昌言確切爲勝潛夫論也
稱其文章　注文章右云考本傳當作才章按唐人大
抵謂詞賦爲文章作才章乃合
諱辯　此易辯之事故不難於辯論之長而美在深厚

愈與李賀書　注李上方有進士二字非是按唐時能為詩賦應舉者皆稱進士方本不為非但無之句法較簡健

律曰二名不偏諱至為犯嫌名律乎　引律以明其無罪　但言晉本不當諱況又其嫌乎

父名晉肅至子不得為人乎　二十字詞氣不類公文杭本無之是也況又非律非經夾和在此亦錯雜無序

周公作詩不諱至曾子不諱昔　引經以明其是非

二名嫌名意雙頂來燕當時執以責賀者乃嫌名也故辯嫌名尤詳

周之時有騏期至將不諱其嫌者乎　但有不諱一層波瀾便狹妙在將諱字對面縱開與前段文法一樣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四句　上下俱從不諱翻到諱此從諱翻到不諱變換　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是車轍之轍亦嘗諱之漢志作車道則通字傳寫之訛　治字高宗諱公多犯之時已祧也

令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　又旁引典故以見當世亦無有行之者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諭是嫌名機是二名之嫌仍有兩層寀甚

令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先經後律理當然也前半先舉律者承上得罪言之也與下文先曾參語勢一也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三句　安溪云此處承上事父母說故先曾參以下泛論故先周孔韓文之不苟

如此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至末　只用反掉截然而止推辨中有餘味

訟風伯　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伯夷訟士之特立獨行三句　聖一層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智一層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則千百年乃一人已

耳　總上二層

昭乎日月至不足為容也　六語訟　昭乎句以知言崒乎句以行言巍乎句以知行之極言

夫豈有求而為哉　應適於義句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謂義蓋出於此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應未有非之者也句　言非武王周公之所為而自以為是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聖人二字從武王周公聖

也生下

余故曰至亘萬世而不顧者也　結特立獨行　聖人萬世之標準彼非聖人是不顧萬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誇者使監　世得云監字乃閉口音

不知公何以同言用

釋言吾時在翰林三句　與後李公關照　唐時翰林學士不接賓客此一証

人莫不自知　以下轉

夫教雖凶德　從教字又轉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　又轉

愈也不狂不愚至愈何懼而慎　獨抽此數語變化亦

明白易曉

又曰亂之初生至則有時而信之矣　見其失不獨在

讒者而在三公自近之也

夫聰明則聽視不惑三句　上規之此進之

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至亦莫之聽矣　將遠佞

人穿入信讒中　孰敢爲讒承公正雖進莫聽承聰明

敦大

前之謗我於牢相者四句　合穿

令二公合處而會至吾乃令知免矣　言及必曰緣上

思字來　結法奇絶仰青雲覩白日却在重陰積霧中

張中丞傳後叙開門納巡三句　上一句是無疑下二

句是無忌

遠誠畏死至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只就能守上反

復明其不畏死

當二公之初守也至其誰之功也　此一段就翰所論而暢其説　蔽遮江淮則租税得通可資以成中興之業故以天下不亡為二臣之力則文無一虛語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至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世得云此數語暗渡下賀蘭史記列傳過接處多有此法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添毫法

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夾此句錯綜生動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添毫法

巡怒鬚髯輒張　再一寫生動

遠寛厚長者至死時年四十九　世得云寛厚二句應

無所疑忌呼巡為兄應處其下故敘遠死即互見巡年

以收應與巡俱守死句

燕喜亭記　題固記其名文是當行家語得其翦裁之

法雖系入議論仍不礙記事體矣

大原王宏中在連州　突起伏後半追敘

斬茅而嘉樹列二句　地藏

出者突然成邱四句　天作

既成愈請名之至頌也　此段敘致特有古意非公無此　世得云皆伏有宏中之德意按此評既使前後闗鍵分明又頌字乃美盛德之形容正總攝得此一段其非衍文明矣孜異疑頌字是衍文　燕喜二字非狀景物故并上排臚復就命名上指敘

於是州民之老至以遺其人乎　恐一往議多於敘故

夾此段虛景在中間

宏中自吏部郎 至飫聞而厭見也 前半自邱而亭層折甚多追叙此段文勢方配

令其意乃若不足 然則是樂之也

智者樂水二句 兩樂字闗合喜字

智以謀之四句 終上頌字之意

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收轉自吏部貶秩

遂刻石以記　以作記收一語不濫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掌書記無封疆之責三州之故非所宜書從使節之能文發意自不可移别處澹寫必切要無陳言

元戎整齊三軍之士至莫宜居之　數千年中兼之者幾人

苟其師之不文　反影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　此句見相得

後之人茍未知南陽公之文章至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俱是空際生出公之教人自為不獨造語也　蔚乎

相章四語濃淡相叅更有情味

畫記騎而立者五人至而莫有同者焉　此段人　騎

而立是形狀五人是數

馬大者九匹至皆曲極其妙　此段物　晁无咎蓮社

圖記本此意為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極意摹寫見其流失非一日旣為

斯立發其憤懑亦望為政者聞之使無失其官守也
鉗以左手三句　細瑣如畫
丞濡筆占位　更細　濡從苑本改
諺數慢必曰丞　又著此語伏後故字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應於一邑無不當問即反呼故
字
一躡故跡　書名之意寄喟於躡故迹故一篇皆從此
感慨非恐其名氏之將湮也

悉書前任人名氏　皆不得施用者也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以不問一事反結趺宕　殊有

簡兮詩人之意

新修滕王閣記　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

愈少時至願莫之遂　凌空而起便是新修發端又不

著迹　走筆書大意自是超妙絕倫其胸次要無點塵

也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直入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併關會宏中緊甚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魁宏　八字非此老無此心胸

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二句　兼之以頌却於不得造

觀中點出都化雲烟了無痕迹

吾雖欲出意見三句　斷續穿漏

前公為從事此邦　至實書在壁　照應文辭句以前一

層儭新修　前後以此為關鎖中間又一提醒

於是棟楹樑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六句　新修記

無俢無廢二句極造語之妙

其江山之好至尚能為公賦之　照應臨觀之美句以

後一層儭作記　老少二字首尾關鍵　搖曳不盡

進士策問十三首第七首以至於吳蜀魏　吳先蜀魏

豈以其獨後亡歟

爭臣論　將進陽子以聖賢之用心而非徒詆訐為名

高以故其言譪如也

居於晉之鄙　注城徙居陜州夏縣按實錄不載徙居

事柳子遺愛碣家於北平隱於條山乃滄州一土阜非晉鄙也

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發明不可恒貞破上如在野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

若蠱之上九至而尤不終無也　并將對面一層說透道理八面員足亦無可躲閃矣　志不可則是蠱尤不終無是蹇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與後畏天閔人相反

問其官至固如是乎哉　學管仲得君如彼文法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一轉

陽子將爲祿仕乎　是或一道也　又轉出去與辭兩

層却從上段中問其官祿二句生下

亦不敢曠其職　不敢二字就一節上明其用心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從上不加喜戚于其心來

滋所謂惑者矣　非特曠官而且越分非特無功而且

有罪

夫陽子本以布衣至熙鴻號于無窮也　此段發揮争臣二字更快　又洗發對面使人知一層義理此無曠官之刺居位而使人隨時得以薰其德者亦從上恒貞則凶來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又破其招君過為名一層深推其用心之謬以見其未為無尤也

何子過之深也　言不當刻論其用心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　以上既與明辨其職守以下又極論其不得為有道之士

閔其時之不平至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此則聖賢之用心所謂有道之實而望陽子以改而從之者也

閔字暗顧用心

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四句　似荀楊語　此即原人大意

且陽子之不賢　三段三且字皆進一步

惡得自暇逸乎哉　終前高不事之心

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人過與招君過暗對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此句雙闗陽子

我將以明道也二句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于小丈夫也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至末　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轉起處極有神力　仍不絶其為善人方是責善非訐直也

禘祫議　世得云此文或疑不言禘祫之後獻懿二主應藏何處不知上文第一條議者已見獻懿之主藏于夾室矣今所當定者應祭不應祭非疑藏主之所也既曰禘祫之時宜正獻祖東向之位則不禘祫時藏主仍在夾室而不當毀瘞及别立廟可見矣

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　毀瘞之議乃自漢始

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注韓公本意云云按韓公未嘗議以獻祖為始祖而景皇帝不當居東

向之位四時之享皆壓于獻祖又安得云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乎考異曲為此説以為牽合熙寧廟議之地爾　注又云則唯懿祖不與按獻祖亦不與也　注又云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按如此則所伸者不獨景皇帝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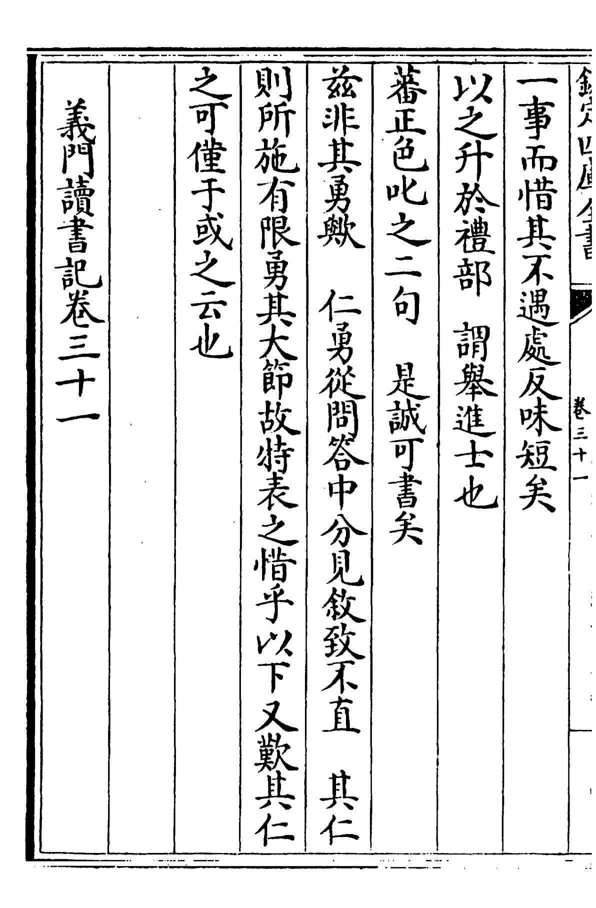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四句安溪云此論邵子以為過許然觀易繫所引則恐韓論誠不為過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正應擇善而固執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　正應不貳之于言行

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誠至竟莫之致　陋巷六句是立志高堅二句是致知任重道遠是力行

太學生何蕃傳　不從朱泚乃其行義之尤大者留在最後自見輕重令人必入手獨舉此立論則反似節取



一事而惜其不遇處反味短矣

以之升於禮部　謂舉進士也

蕃正色叱之二句　是誠可書矣

茲非其勇歟　仁勇從問答中分見敘致不直　其仁則所施有限勇其大節故特表之惜乎以下又歎其仁之可僅于或之云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一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昌黎集書 序

重答張籍書　其原出于孟子　此是初識張籍時時年三十許耳此時盛尊揚雄其後謂其大醇小疵則退之之學進矣末年乃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及答孟簡書中不數況雄諸子又一詣也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至書於吾何有　此段言著書闢佛恐有患害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一層不敢為書下乃公卿輔相　句法

夫子聖人也至故余所以不敢也　二段言著書之難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二句　二層言書非獨為所能傳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三層言不可以易為

及乎夫子未久也　對六百餘年

其為也易三句　即帶轉上三層

然觀古人得其時至而行乎後世者也　此轉筆力尤

曲折馳騁

令吾之得吾志至吾子何戚戚于吾所為哉　此段言

書可以不必著

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　四層即為書亦不必遽

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令其傳後必有在矣　激昂　末

後二段俱穿入道字應前可至于道句

答竇秀才書　其誠有志于道者耶抑其名也故姑為是言以謝之

上李尚書書　促促少味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唐人好言祥瑞類表中若此者多不足為公稱也

答尉遲生書　固非公不能言

體不備四句　兼及其外

若獨有愛於是至末 結得澹宕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苻載寄于尚書書云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倂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恍恍至令悖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其造語去公遠矣孰謂少有慚者遂非越俗耶

然且云爾者至不為僭越也 言外有裁之之意贊王公之能以下兜轉前半仍渾然不露

上宰相書　為宰相者各宜書一通於座右未可以後進求知常語視之也　須具絶大心胸讀之此中真有海涵地負之勢　其文溫醇有涵養深粹之功

樂育材也　此樂字下之所以為心

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至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總收上數章詩意

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此樂字上之所以為心

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總收詩孟子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四句　又總承詩孟子兩段引已意　秦漢以來廟堂久不聞此高言

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　不似德宗時

論道經邦之暇二句　援經術陳世事自然正大剴切

令有人生二十八年矣至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

此層應上長育

抑邪與正二句　抑邪承楊墨釋老與正承聖人之道

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妖淫對怪奇諛佞對感激譸張對怨懟

四舉于禮部乃一得　子厚亦自云四進而後獲

九品之位其可望二句　轉移無迹

一夫不獲其所　對微草

洪範曰凡厥庶民至是皆與善之辭也　此層應爵命寵貴之即長育之實也　從諸經相表裏處推明職分當為之實乃非徒攀援求進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四句　此一引更密　自進對往告不逆對長育

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禄至以濟其不足者耳　將往告一面義理說得光明俊偉惟公可以無愧此言　已之所餘本上積二十年之所學

然則上之于求人二句　求人是樂得英才求位是樂育才

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責讓也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至于于焉而來矣　此應浮沉皆載于才無所遺焉乃長育之所施及也以沉者況遺逸之士

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　朱子亦謂隱者皆帶性負氣之人

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至然後得從下士之列　即鎖

第一段

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　推有餘濟不足之意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即鎖第二段

必且洋洋焉動其心　是心美之

考古君子相其君之道　收上之道

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收下之道併推有餘濟不足等語

後十九日復上書　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隘詞感也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奇

以求畢其説　就前書不獲其所意更切望之十有九日不得命則宰相之不能及遠可見故不復及山林遺逸之云也

其勢誠急二句　上句柬求者下句柬救者

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上句本前書積二十年下句本前書行道句

有來言于閤下者至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　到難轉身處忽用反照收上二句瀠洄反復又變出一層愈婉

愈廹　有可救之道本前書中古君子之道

如時不可何　時字對前書中古字

固在上位者之爲耳　先深一層

與今豈異時哉　非無時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又未嘗不可

或取于盜二句　復自顧才能句

情隘辭蹙　果然

後廿九日復上書　就前書自進而不逆意更顯責焉

末段言其不唯無望于浮沉皆載方且驅自進而歸山林豈不重失天下士之心也　此書自古之士以下非常人所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并非若第二書中猶謂其必舉特責其待命四十餘日直置之不聞而已故末段中皆申明所由自進之亟有不得已者其不逆以否則固聽之豈屑屑蘄得一官哉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從賢才已用打頭説起下一語亦必有賓主

不唯不賢於周公而已四句　一路頓跌而下如怒濤出峽

不得于天下之心　小頓　對前天下之心美之意

維其如是三句　着此氣愈足勢愈重　無此一勒文勢便有剩而不留之患

令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跌落有力　長史云先安放此句下面便儘暢說人可不恨

令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　頌周公更深一層責時

相反寛一步激切頓挫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前是已所得為者不當與古異下是已所不得為者不可與古同以明更無所辭其責也

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自留地步

舍乎此則夷狄矣至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言至此則第二書之情隘辭蹙亦不為過矣　與第一書行道者知所歸焉反對第二書恐懼不敢逃遁與前昏愚不

知逃遁皆指山林言之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是故孟子韓子同道也寧獨如此而已三句　復有周公之說葢猶終不絕之故寧往告焉耳收此三句辭氣仍歸於和平非空為罵譏而已惴惴是懼者憂天下之心所廹也

答崔立之書　題注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云云按吏部乃宏詞試耳未即得仕非不許其入仕也公迄不預宏詞選遂從董晉於藩幕　來書葢有戒其崛強惜其

冷落之意其為不知公也甚矣前後作兩段分析却將

崔書點在中間文勢妙有斷續　自覺激昂磊落

僕始年十六七時至余亦無甚愧焉　此段先敘失所

操持辱至再三

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　為人致君澤民也

夫所謂博學者至而為之憂樂哉　此一段先辯明必

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于天下二句明已之道非可決

得失于一夫之目斯立不當勸之自畀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至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　此一段辯兩刖不為病二句明已宏詞再試特遊戲以求祿若其道甚大不可遽謂其再獻再刖待之甚淺葢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　為人令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至且無使勍者再尅　將來書敘在中間文勢便不直此昔人所謂斷續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　勍者句只輕帶無以發吾之狂言　應發余句

答李翊書　書中前後兩段分明便有知言養氣二事在韓子於斯文其原過他賢遠矣　安溪云漸至于古之立言是立志戛戛其難汩汩然來兩段如孟子所云知言而根却帶立志故中云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浩乎沛然至高下咸宜如孟子所云養氣而根又却帶著知言故云懼其雜也平心而察之要之韓子所云養氣亦同歸于立言故又云氣盛則言與聲皆宜然皆非無志者所能也故仍收到立志上而勗之以當志乎古又嘉

其不志乎利也按此一段非凡所見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仁義是茂沃藹如是遂暱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欲言已用力之艱而先作謙詞

學之二十餘年矣　無望其速成

始者非三漢兩代之書不敢觀　膏沃伏下書詩

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根茂伏下仁義　此是工夫故

漸進

惟陳言之務去　先去其甚駁者

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此真字宋人避諱改之也

而務去之　又去其未醇者

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喜四句　無誘于勢利

吾又懼其雜也　并去其小疵　揚子或曰玄何為曰

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揚子聖人肆筆而成書

不可以不養也　養其根加其膏

行之乎仁義之途二句　上句貼根下句貼膏

終吾身而已矣　此是原本故終身以之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氣盛者茂遂也言與聲皆宜者沃暟也

其敢自謂幾于成乎　此句掉轉至猶未也結過自己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又應取于人非古之道以堅其志

處心有道五句　此即所謂道德之歸而不徒外之文者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婉轉有深味

有志乎古希矣　應生之志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　恐其以遺乎今見沮故亟稱以勸之

不志乎利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說若以自用于人也奚取焉以下為應無誘于勢利而以學之二十餘年以下為無望其速成則意脈反不融貫矣不可用幾于成成字闕　志於利二字粘定作照應上二

句也幾於成亦不過前至猶未也之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李浙東英華作李遜　亦乞食之文悲頗寫得激昂頓挫　頗擬戰國策就盲不盲兩層翻出無限起伏

惟閣下心事犖犖　與其心能別是非句相對

無所能人六句　先以道自明當惜　心中平生所知見即古人之道也嫌于夸毘故反以中丞言之

浙水東七州至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　此段從不盲

者反襯

當今盲心者皆是　又變出一層

籍又善于古詩　復以藝動之憐　古詩則又古道之

末也

夫盲者業專于藝必　故樂工皆盲　注諸本專字在

必字下令從文苑必字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按從諸本

亦得　此段從盲者襯出

與李翺書　習之當責之以失其所從故以無所資爲

解且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已者而從以深悲已之不遇且并以悲李也　挫頓往復兼有李之文態

持僕所守至其安能有以合乎　徐府固非相知京師亦安得知已所謂不酌時人待我之情也

令而思之四句　先言京城亦無可樂與後一段對照

非旅食久不知其悲

内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　將無所資穿入無知已中　帶上總束

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至無也　所謂以子待我之意望時人　公之寄身從事幕府不入京師徒以德宗昏惑信用讒慝諛佞之人無可為者然難以顯言故但言不相忌者少偏以不能下達見意自堯舜以來二句正見當待明天子也深得聖經微而顯之妙

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汚二句　帶起下一段

僕于此豈以為大相知乎　非真為得所從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徒以舍之不可挈之不

可聊資其禄耳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知此者讀此文未有不涕下矣

孔子稱顔回一簞食至其不亦難乎　又觧潔清二句

顔子雖上無明天子與公同而獨能潔清不汚處其所可樂則與公異

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收悲我

子亦慎其所之哉　收自責自悲

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　候其意

并以自解　解其言

上張僕射書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中酉而退　此

古者朝夕之義仍非越分以自高也

與于襄陽書　兩存地步不失輕重乞索書之最出拔

者

未嘗干之四句　結上生下

豈愈所謂其人哉　不説煞方起得未聞二字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僨之資是急二句　只此正說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五句　都用反跌不陋
世之齪齪者二句　顧未嘗敢以聞于人
磊落奇偉之人三句　此一轉仍未嘗乞哀更妙于放
開
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又收到不肯後于恒人
與崔羣書　公在張徐州幕下頗不得志故假崔而報
此

僕愚陋無所知曉至于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已非無黑白崔君亦不待明其好惡兩段相承說

自古賢者少至不知造物意竟如何　打轉宜在上位一段為樂天知命四字下落

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　身當窮悴彌有此慨悲卒不蹈于狷忿此公之所以為高明　歸之于正為前無入不自得樂天知命二句歸宿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　公之于徐也益屢形

于歎

與馮宿論文章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此不可謂之知

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　此尚不可謂之知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强而已乎　潄昂

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二句　此則文之至知之極也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昔人之少也于經史無所

不通又得如公者而從之故可業之一二年而至未可為令之少致力遽自足者藉口也

愍閔其棄俗尚三句　此策其退而誘其進之詞非感憤也

與祠部陸員外書　題注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云云按以退之之賢所薦十人而僅舉其四侯雲長則又陸所自知也愍則謂陸歙州之果能好賢樂善歟抑權文公之于陸非相知深歟吾未解也　末

云宜當是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按然則韓門弟子皆慕勢而來者耶何言之陋也其斯為廖瑩中歟　韓門弟子語本李肇國史補

與鳳翔邢尚書書　論卑而文無向背往來之勢何故不刋去之　亦學孟子而所得尚淺

功業逐日以新八句　此等是學王褒

愈見天下之竹帛四句　稍陋

前古之興亡四句　對功業聲名一邊說　此皆為文

本根

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　當觀其所處之時為人求薦書　面目似戰國策命意則左氏之善為說詞者也公文真難為狀　前伯樂匠石雙起後却只說伯樂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眄二句　影過從前不知一面是結句始字之根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　伏始字

是生於匠石之園五句　本是親厚之人反不能知已

却如此宛轉說入柔而不犯絞而婉矣　于是而不得

句應前又變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見其無愧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結句終字之根

亦不自量已　在不知已之前不得不自謙一語為之

地

應科目時與人書　應科目是已舉進士及第人非布

衣隱遯仕進無階者比故謂已在池之濆江之濆但未及水耳　世得云怪物者士也得水不得水者窮達也有力者援引也劈頭便分三柱以下復應三段哀之命也結庸詎知數句不哀之命也結熟視無覩數句知其在命而且鳴號又回護寧樂泥沙而不乞憐意要之亦命也見已之出處制之于天仍自負是怪物之意　難于致詞則托物為喻此詩人比興之道也直道正意醜不可耐晚唐四六啟是已

天池之濵三句　開口即切應科目時　龍為水之怪見國語

葢尋常尺寸之閒耳三句　即起運轉之易從上濵字濵字生下

𤇾是物也至非我之志也　此一段若引咎若歎息公卿之不先下人將從前安頓得好　摇尾乞憐此常鱗凡介也能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起下以鳴號卜興廢

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此句斟酌雖告以窮仍與揺尾者異

其不良之命也　生平之志固在

知其在命而且鳴號者亦命也　所以觀吾道廢興之機故曰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今者謂應科目類是謂在瀕瀕

答劉正夫書　題注豈正夫即嵒夫耶按正夫疑即端夫

未及文章深旨要且教之自爲　安溪云唯其是則真所謂布帛之華菽粟之味矣又曰必有以異于物而非常物者然後爲異而可珍愛前後義理未免有幾微牴牾之處若孔孟之言必無此病

而愈獨不幸有接後輩名　謂其抗顔爲師

惟其是爾　其皆醇也而後肆所謂是也

非固開其爲此二句　以下反復辨此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至夫文豈異于是乎　此段言求

其是不得不異于今不異乎今必無以幾于是　所謂異者其是者也所謂是者師古聖賢人之意者也古聖賢用功不深其何以得之韓子于答李翊書也蓋語焉而詳

若皆與世浮沉四句　雖非禁其為彼然不得不異乎時尚矣

然其所珍愛者二句　又一瀠洄正喻皆一意翻作兩層

令後進之為文至必其能者也　即上一段中兩層意反復申言之　雖未必能即是亦必自異于今始要之其卒至于是者必歸之異于今者

與孟尚書書　安溪云佛骨表其所言于廷者耳此是欲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剴切無復餘恨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擬者何況諸子　理明氣暢　此文真是如潮

非崇信其法二句　因孟簡之言故云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至以求福利也　進無所據

詩不云乎至不為利疚　求福不回句結上不為威惕句起下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至作威福于其間哉　退無所據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以上辨與大顛往來非求福以下申已不信奉釋氏素所自任者重

夫楊墨行正道廢至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此

段正為于斯時起本

始除挾書之律　惠帝四年已除挾書之律此句從上

文順勢說下不及照顧耳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對上聖人之道不

明句

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吋得醒　應轉

楊墨交亂

空言無施　應能言距楊墨

其大經大法三句　應倫數道壞

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應上夷狄禽獸

故愈常推尊孟子　𠮟得醒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應上聖人之徒

漢氏已來至以從于邪也　此段發明已之于釋氏不

得不排之故

釋老之害四句　紐得緊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至莫之救以死也　筆筆

折　說得極狐危轉有光燄

天地鬼神六句　信奉釋氏則反得罪于天地鬼神矣

併反照到福利一面極密　迴抱到近少信奉釋氏前

後紐得緊

與鄂州柳中丞書又一首　字字着實　覩昌黎議禮

制譚兵農刑律等文稽古而不迂適時而不詭經術純

明非諸子修詞者所及

送陸歙州詩序先一州而後天下二句　此處不說盡

留天子有詔句在詩中結出

天子有詔　時宰吾無望焉庶幾悟而追者天子乎

按權文公送陸公佐序當日似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者此言豈吾君吾相之心哉反言之也末言天子有詔以見非德宗本意欲棄之外而仍望其獨斷于心耳

送孟東野序　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突兀崢嶸　鳴字句法雖學孜工然波瀾要似莊子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在上

夔弗能以文辭鳴　又自為波瀾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　在下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蓋以雜文言之

李翺張籍其尤也　又入二子前半千波萬嶂不容此

處太平也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結過前半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　以下始因

其不釋然而解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二句　一賓一主　三子之上下繫國家之盛衰却說得藴藉不流于夸毗又藏過棄才則國家之盛可卜極得體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為一耳

送許郢州序　忠告善道亦六經孔氏之詞　諷刺之辭却語語平恕藹如也　變化如龍味亦炙之愈出

善為說辭長于諷諭本是不恤民命却只諷他不通下

情妙甚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至足下之言是也　一方連率不容率爾獻規從平昔相知發端乃得進言之體

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二句　引入

情已至而事不從二句　動之以誠信

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　妙于語言從刺史說起善為于公地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至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數語

側重觀察以致意　長史云不安其官是重民命而輕
位若不得政則為害無窮矣用筆極有輕重
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至未之有也　復兩平　賓主
雙行方是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説得刺史與有責
焉為之分謗則道之易入
其前之言者四句　紐合
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　紐合
有以事乎上至其誰能信之　此一段又就刺史本分

言之不失文章賔主諷諭又不覺　長史云正是敲擊于公戒許公無效尤也併規郢州乃不使連帥無施面目

不以頌而以規　規字扯于公在内

送賔從事序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　注一作歊按隔是嶺之勢歊是海之氣對旣工而句尤有力若敵字何味之有方説引横擿者亦非

瀕海之饒固加于初　風氣正則生齒盛生齒盛則地

力可盡故其饒有加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琹詩序與衆樂之之為樂　上巳樂而不失其正　彈琹皆充然若有得也　收足聽字

送齊暤下第序　題注暤或作皡按暤與皡乃一字也崧卿不通小學其陋至此又苑本亦注云一作皡非周益公亦不講小學也　左國之文最為雄直

有内媿之名　世得云謂雖得公忠之名而可媿也

為人嚮道者　注以方從閤苑以人為仁殊無文理按作為仁本自文從字順若以通榜為嚮道此何理哉

生于私其親四句　私其親植黨者也私其身避嫌者也以己之不直通上下言

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　此責之在上者

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　此責之在下者

公無私者也　將此句位置中間一索皆穿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其中稍有六朝餘習者少作故也

化議為序歸字送字渾然融釋其中創變一體

太行之陽有盤谷至隱者之所盤旋　先叙盤谷

愿之言曰　以兩或曰愿之言曰為之歌曰作章法

吾非惡此而逃之　此句中反帶歸盤谷勢方不懈

不可幸而致也　幸而致并起後一段

窮居而野處至孰若無憂于其心　總只無不足兮奚所望意

我則行之　正落歸字

伺候于公卿之門至老死而後止者　此不過而求遇者加此一段見不歸不可

徼倖于萬一　對有命句

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有非逃之則行之二句故只如此虛結

可以稼　應土肥

可濯可沿　濯古與櫂通漢書水衡有輯濯丞音直孝反　應泉甘

誰爭子所　應居民鮮少

窈而深　是谷

繚而曲　是盤

無不足兮奚所望　中一段

膏吾車兮秣吾馬　送字餘音

從子于盤兮二句　收出送字透過一步

送董邵南序　無限曲折忠厚之至視爭臣論德加進

矣　南部新書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

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
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儁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
為謀主日以恣横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公此文正從
事汴徐二府時作董生之去遊河北葢有以也　隋書
地理志冀幽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生死亦出于
仁義故班志述其土俗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
所患馬發端議論亦從此出
苟慕義强仁者皆愛惜馬　此句見中朝未必終無知

已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性下當有情字猶今諺云脾胃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暗伏明天子

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　不亦翻然能慕義强仁耶

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此句勉董生　恐其怨朝廷而為藩鎮用故諷以望諸君不敢謀燕之語

而觀于其市至末　此五句勉燕趙之士　燕趙之士
猶欲招之使出況董生耶能化其俗則可不然亦可以
無徃諷而止之即在言外有無窮之味　樂毅卒于趙
冢在邯鄲西弔墓觀市分應燕趙意旣深婉于文章復
點綴有情所以為國能也
贈張童子序　題注唐制有童子科按張自以明經舉
非童子科如劉晏李泌故事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　每一大經兼一小經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　嫌于不請而教故引贈言之義

送浮屠文暢師序　橫空而入推排衆說又不覺爲遠於人情非宋人所及　以浮屠之說瀆告浮屠此即陳言也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　此文會須味其忠厚誠慤不是虛憍之氣

在門墻則揮之　此句并對子厚諸人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佛學不立語言文字而喜文章

此則其志將有以畀乎彼也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翻案

夫文暢浮屠也至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此段打入得妙方不覺為武斷　立說似孟子

道莫大乎仁義二句　上言二帝三王之道云云而此不逐句疏釋者葢仁義禮樂刑政即其所以行著幽流者也

施之于天下四句　非無用之虛器又皆為已之實功

四語庶乎知道矣

書之于册　關着文字

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　只一語含蓄有體若贈

以言而詈其師何如不作耶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就不知二字瞥然掉轉

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　破前拘其法而未能入

知而不以告人者至不信也　有此二句誠懇有味不

是强以大言彈壓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從此二句觀

之

送楊支使序愈在京師時　伏下天朝其來而鎮茲土也　注鎮或作領按湖南非節鎮作領為是證以荆潭唱和序可見

以輔其質　此句綰結密惟知道者有之

而流聲實于天朝也　闕合在京師時

送何堅序何於韓同姓為近　注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云云按注本姓苑晉字當作音江淮下云江

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

送廖道士序必蜿蟺扶輿　扶輿字義未詳疑傳寫或誤注引子虛賦非也張揖注謂扶持王之車輿顏注則謂或扶或輿而行耳

送王秀才序　深厚　安溪云韓詩云名士例須憐麴糵令其立論如此固知韓子遠矣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伏下文字

而又嘉良臣之烈　伏下行字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　無以使之平其心

姑與之飲酒　一半在言外

送王秀才序　安溪云語皆的確　公不云乎學古者非其文辭之謂好其道焉耳因王生為文好舉孟子故以孟子之學所自出者告之不泝其源孟子之文辭不可得而為也

荀卿之書至子弓受易于商瞿　上順敘下倒敘

故求觀聖人之道二句　許而堅之

如又得其船與檝二句　因而進之

其可量哉　引而不發

荆潭唱和詩序　非公文之至者然梁權輩不能到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空中結撰及郊一段儀禮也　幽州從事非李相國之子端公或佐他鎮作序者非公旨不可移用一字故歸熙甫謂不切者為陳言

曰某前年被詔至坐必東向　述相國李公言　使者持節南向故東向坐也

國家失太平至如開元時乎　自述答相國之言

元年之言殆合矣　收前半段

其為人佐甚忠　序端公只一筆

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收後半段　來壽相國歸佐

司徒絕不粘題却句句緊密

送高閑上人序　語甚奇特而意都不可曉或以閑旣

未能忘乎名而又從業于無用之法故戲而諷之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二句　名言

為旭有道　道字衍字相對

解外膠　膠當從苑本作繆若作膠恐于前不膠于心相犯

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注引東坡送參寥詩云云而謂正謂此一段文意也按坡詩豪猛下云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正翻此案也

送殷員外序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　注或作

殷侯按唐人唯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苑本同

送楊少尹序　反復詠歎言婉思深

于時公卿設供張至赫赫若前日事　詳敘為設影地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下文從此句生出

遇病不能出　下文從此句生出虛景

不知楊侯去時至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此段乃謂

恐世之知其美者少也然絕無痕迹　不善作文則此

等皆平實直敘無復意味　道旁觀者二句兼諷難退

者當因己身者而有動于中也

白以為其都少尹　注白或作署按作署為是唐時宰相得自除人也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仍放活

楊侯始冠三句　反將始仕翻轉相形波瀾更妙

指其樹曰四句　亦有一段虛景妙　有此餘波與前相配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　主意在此　歸亦何所苦哉

此一段又歆動之

其在斯人歟二句　所見唯一老而已矣

送石處士序　送石處士與贈石處士不同序已詩與

序衆人詩又不同　無限議論都化在敘事中　此篇

命意葢因處士之行望重眉畫力轉輸使朝廷克成討

王承宗之功不可復若盧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

藏諷諭于不覺

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至左右圖書　此一層明石洪

非圖利便私之人

與之語道理至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此一層明重眉

能敬信其言而後可以保其禄位　當否成敗即為後

祝規伏脈人之髙下亦視此而已

其肯為某來耶　頓挫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眼目在此

有執爵而言者至而私便其身　議論妙有裁翦于送

行上更有生色不寂寞也宋人便一片冩去了無風神

側重大夫郤藏在中間與許郢州序法同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　切歸輸

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如盧從史之于孔戡此重貽前車之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空際結撰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是第二人發端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此句中并暗藏自己

自居守河南尹至無所禮于其廬　空羣意洗發得淋

滴從詩叔于田來　此推明鄭詩之意言之
無所禮于其廬　此句恰好脫卸出處士之廬句來
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上統云士大夫之冀北此
句剔清處士之廬方好接出下段
惟相與將耳　此相字其文則謂留守其意則斥西京
政事堂中人也
愈縻于茲　至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　言重肩起率任
猶能拔二士于數月之中如公之才宰相乃置之冗散

冉冉且老為可慼耳

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只如此收仍不露　顧起處緊甚

送鄭尚書序　前半盛稱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兩語反復微諷使知所自處　知其為諷愈覺有味猶詩之有楚茨篇也宋人自歐公而外無復得其意矣

大府始至至謁而後行　發明獨嶺南為大府　先敘四府之事大府文有賓主

隷州之府至舶交海中　言任之重于他鎮

故常薄其征入　下皆控御之術然必以薄其征入為無怨變之本正鄭權對症之藥也

若嶺南帥得其人五句　承隷府之州一段

外國之貨日至至不可勝用　承海外雜國一段

故選帥常重于他鎮五句　束得嚴重有力載得前半起勒得住　世得云為羣帥首則須文蠻夷多變則須武遠聞海外則須威風知大體承文可畏承武不但可

畏而又可信方有威風而後可以來遠人也

送鄭十校理詩親交誰不羨　注或作交親按作交親為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十二詩令元白二集皆無之傳者唯韋相及張文昌張蕃慕而為者也

石鼎聯句詩序長頸而高結　攷異云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云云按此詩中上為孤髻撑為譏道士語此又以加冠致疑何也

子為我書　祭侯主簿文云我或為文筆俾子持

豕腹漲彭亨　毛傳烋烋猶彭亨也

詩末　考異云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按王肅易賁六五注云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文中謂隱君子彌明本此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